



歌唱家孟于在座谈会上 中国东方演艺集团供图

歌唱家孟于讲述『不忘初心』七十八年，三件往事，

□ 本报记者 邓立峰

境,历尽千辛万苦,终于到达了宜川,来到了山西民族革命大学。之后她又从宜川偷偷跑去了延安。

孟于至今还记得接近延安时看到的一个标牌:“同志欢迎你们来延安,请你们到北门外西北旅行社去登记”。到延安后,她呼吸到了新鲜的空气,并考取了中国女子大学,在当时在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任教的音乐家冼星海的鼓励下,她又考入了鲁艺音乐系,开始了自己的演艺生涯。1941年6月23日,孟于宣誓入党,成为共产党员。

“演唱的并不是一首歌,而是歌中的内容”

“在延安的中央礼堂,没有舞台、幕布,没有电灯、音响,更没有乐队。”孟于一直记得排演《黄河大合唱》时的艰苦场景。

在鲁艺学习时,冼星海指挥学生合唱《黄河大合唱》。“唱到第四段《黄水谣》时,有个女同志是笑着唱的,星海同志问她为什么笑,她说唱的时候什么也没想。星海同志就开始给我们指导要怎样唱:前半部分是比较愉快的,人民过着安居乐业的生活,但后半部分‘自从鬼子来,百姓遭了殃,奸淫烧杀,一片凄凉’这四句的情绪应该有所转变,要唱出对日本鬼子的仇恨。”孟于回忆起这段经历时表示,听了冼星海的话,自己恍然大悟,“应该一边思考一边演唱,要唱出歌曲的内涵。”

“音乐,是和祖国的危亡、民族的灾难结合在一起的,演唱的并不是一首歌,而是歌中的内容。”孟于说。

“在战场上,这首歌经常是要唱两回”

1948年北平解放前夕,跟随华北文工团工作的孟于与王昆、郭兰英共同出演了歌剧《白毛女》,一次特殊的演出让她记忆犹新。

在那场演出中,她面对的是一群特殊的观众。“走上台后,我看到台底下白茫茫一片——观众穿着白衣服、系着白头巾、戴着白口罩,这是负责保密工作的同志们。”上了台去,孟于想不能往下多看,要赶紧投入演出。演出结束,孟于与演员们卸了装走到门口时,“突然有个同志跑过来拉住我们的手说,你们演得太好了,给我们解放平津增加了力量,说完就跑了。”在我人生中,这场演出印象深刻。

如今提到往事,孟于依然感慨万千。在解放战争时期,孟于和她的同伴们一直在战斗前线演出。1948年,贺敬之和张鲁创作了歌曲《平汉路小唱》,在孟于的演唱下,这首歌传遍了平汉路沿线。1951年,孟于又随赴朝鲜慰问总团文工团,将一首《慰问志愿军小唱》送到了朝鲜前线,受到了热烈的欢迎。“在战场上,这首歌经常是要唱两回,往往是刚唱到一半,敌人飞机就来了,赶快灭了灯,保持安静。”飞机走了之后,我要接着唱,同志们就说希望能从后再唱,于是我又重新再唱一遍。”

时至今日,回忆起这些往事,孟于也说起了“不忘初心”,在她看来,“初心”就是坚持文艺的方向,创造出鼓舞人民前进的、让人民满意的艺术作品。

张小夫:确实如此。我们为此已经筹备了很长的时间,而且做国际巡演,我想未来会成为一种趋势。如果可能的话,我们也希望能申请到国家艺术基金等更多的艺术资金支持。现在,昆曲、京剧、杂技、歌舞等出国交流演出的机会还是比较多的,中国当代音乐走出去的机会并不多。以往,我们更多是带个人作品参加国外比较有影响力的现代音乐节,现在希望能让中国的电子音

关学曾北京琴书研究会成立十周年纪念大会在京举行——

成为大众艺术,北京琴书才有希望

□ 本报记者 邓立峰



关学曾之子、关学曾北京琴书研究会会长关少曾(左二),关学曾弟子崔维克(左一)、胡运龙(右一)与关晓彤(右二)合影 关学曾北京琴书研究会供图

特 写

关晓彤:为爷爷拍部关于北京琴书的电视剧

□ 本报记者 邓立峰

“爷爷陪伴了我的童年,北京琴书滋养了我童年的生活。我喜欢北京琴书,更想念爷爷。爷爷去世十三年了,北京琴书研究会成立也有十周年了,今后我们应该将北京琴书传承下去,继承爷爷的事业。”青年演员关晓彤回忆起她的爷爷、北京琴书泰斗关学曾,深情地说,“如果说今天的我有任何进步,我觉得都是爷爷一直在护佑着我”。

在6月22日举办的“关学曾北京琴书研究会成立十周年纪念大会”上,关晓彤与关学曾众亲友、弟子等参加了纪念大会。说起关学曾,关晓彤经常会想起小时候爷爷带着自己到处玩儿场景:“他带着我玩各

种游戏,也会带着我去逛公园、到处遛弯。小时候我很喜欢养兔子,爷爷就给我买兔子让我养。爷爷还给我买了人生第一辆自行车……”

而跟随爷爷长大的关晓彤潜移默化地继承了爷爷认真专注的性格。“我觉得自己最像爷爷的地方在于会去专注地做事情。我在片场写作业,爷爷也会在很少的环境下特别专注于自己的事情,我觉得这一点我跟爷爷很像。”关晓彤告诉记者。

“我生长在北京,是个地道的北京女孩,无论身处祖国各地还是天涯海角,我都热爱北京,热爱北京的文化。每当听到熟悉的北京琴书的旋律,都觉得自己肩上有一副沉甸甸的担子。”说起爷爷的北京琴书,

关晓彤表示,自己虽然没有继承爷爷的事业,但依然会支持北京琴书的发展,她打算在不久的将来为爷爷拍一部关于北京琴书的电视剧,来纪念爷爷对她的护佑,纪念爷爷传承中华民族文化、传承老北京文化的奉献精神。

“民族文化是根,是初心,是血脉,是我艺术道路上的基石,是未来岁月前行的力量源泉。”关晓彤表示。



希望中国电子音乐作为国家品牌走出去

——访中央音乐学院教授、北京国际电子音乐节艺术总监张小夫

□ 本报记者 蒲 波



“声影·中国”北京巡演,艺术总监张小夫演出现场介绍24声道全景声电子音乐

乐真正作为国家品牌走出去。

这次北京四地巡演,我们专门选择了非音乐类院校,希望让更广阔的青年群体来检验我们的努力。电子音乐是学术性比较强、比较前卫的音乐形式。一开始,我们也担心观众接受起来有障碍,结果发现,年轻人还是比较喜欢的。这和我们选择的曲目,音乐语言没有过于复杂、更容易进入社会层面有关。此外,高校学生正处于渴求新知识的人生阶段,对新的艺术形式也比较容易接受。像北航的很多博士生对我们的节目中科技含量比较重的作品特别喜爱。

记者:中国的电子音乐发展到现在历经三代音乐人,您觉得第三代电子音乐作曲家有怎样的总体特征?

张小夫:如今,我们第三代电子音乐作曲家基本上都是专业音乐院校的在读博士或者刚毕业的博士、硕士,年龄都在30岁左右,充满朝气。视野开阔,接受新事物没有障碍,也经常有出国演出机会。而且,我们每年都有北京国际电子音乐节这样的交流

平台和窗口,能与很多国外一流的音乐家近距离交流。目前,我们的电子音乐水平跟国际前沿已经不相上下,现在或者说未来最希望做的事就是把电子音乐这种西方艺术形式赋予中国特色——从声音的选择、展开的手法等方面体现中国情怀、中国精神,而不是洋腔洋调。不管是作曲家还是演奏家,都要坚持在艺术上不断创新,而不是跟在别人后面亦步亦趋。

另外观众也是需要培养的。现在,音乐受众对于电子音乐的理解可能还只是停留在流行音乐的层面,其实电子音乐有很强的艺术性和探索性。如何让高在云端的探索性的电子音乐更多地走到普通听众的欣赏层面呢?这需要一个过程,这个过程需要我们不懈努力,如影视音乐、电声流行音乐;第三层是老百姓在家就能自娱自乐,利用电脑、合成器来玩音乐。我们正

在做的就是将学术性的电子音乐的创新精神保留下来,把作品的音乐语言尽可能做得朴素一些。这样观众既易于接受,作品又不失高度。此次巡演音乐会是新媒体、新国乐、新舞蹈、新戏曲的多元融合创新尝试。

记者:电子音乐的一个很重要的输出渠道是电影配乐,但我国的电影配乐至今还是比较薄弱的,您认为这其中的原因是什么?另外,您可以介绍下电子音乐是如何跟视觉影像结合的吗?

张小夫:确实,我们的电子音乐在电影制作中的参与还是处于相对初级阶段,这涉及跨界问题。我们的电影导演对我国电子音乐的发展现状以及在国际上的影响力可能不太了解;另一方面,他们对电子音乐的认知也许还停留在流行音乐的水平,对高端的学术性电子音乐的认识还需要过程。其实,近些年来,我们的学生逐渐走入社会,担任影视音乐、戏剧音乐,特别是舞剧、音乐剧、舞台剧等音乐主创,作品已经逐渐被“认识”,并开始产生较好的社会效益。我相信,情况会越来越

好,只是需要一个过程,需要一种文化自信。中国现在有亚洲最大规模的电子音乐节,全世界优秀的电子音乐家都会来我们这儿。在国际交流的过程中,中国青年作曲家所创作的一批有中国文化底蕴的好作品得到了众多国内外业界专家的首肯。

记者:这次“声影·中国——全景声多媒体电子音乐会”中有许多作品都是与视觉影像相结合的多媒体电子音乐,这是一种新的音乐发展趋势吗?

张小夫:电子音乐强调可视化,多媒体电子音乐形式是数字化的声音与数字化的视觉影像相结合。这些影像可以是具象的或

书艺术的生命和精髓”。

根据这一思路,研究会围绕着北京琴书进行了多方面的工作。据关学曾弟子、北京琴书研究会秘书长崔维克介绍,十年来,研究会对关学曾的文稿、唱词手稿、图片、音频、视频等资料进行了广泛的搜集整理和寻访调研工作。与此同时,研究会遵循“紧紧围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行创作、根据社会需要进行专题创作”的原则,创作了各类题材的北京琴书作品110多段,数量可观。

崔维克是关学曾的关门弟子,从少年时期便热爱曲艺,对北京琴书尤为喜爱。拜关学曾为师以后,面对传承工作所面临的困境,他为北京琴书的普及传承做了大量工作。崔维克告诉记者,对关学曾的崇敬和对北京琴书的热爱,是他将满腔热情投入北京琴书传承工作的原动力。据介绍,由崔维克所著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系列丛书《北京琴书》卷、《学唱北京琴书》两部书的出版,以及未来还将出版的《北京琴书作品集》,为推广普及北京琴书艺术、规范系统地开展传承活动提供了有力支撑。

“只有当北京琴书成为大众艺术,而不是孤芳自赏、沾沾自喜的小众陶醉的时候,北京琴书艺术的繁荣与振兴才有希望,这不仅不是北京琴书得以生存发展的必由之路,也是鼓曲艺术繁荣发展的必要条件。”说起研究会的未来规划,关少曾表示,未来将通过适当的形式,提高北京琴书传承工作人员的业务素质,适时举办表演及创作高级研修培训班,以此为基础培养师资力量,吸引更多爱好者以及有志于从事北京琴书传承的人士参与。在条件成熟的时候,将组织筹备“关学曾杯青少年鼓曲大赛”,为振兴北京琴书和鼓曲艺术助力。

在纪念大会的结尾,来自盲文快乐语言训练机构、年仅6岁的刘妍小朋友为嘉宾献上了一段北京琴书《长寿村》,有腔有调、韵味十足,现场嘉宾纷纷拿起手机,记录下了这带有“传承”象征意味的时刻。

希望中国电子音乐作为国家品牌走出去

——访中央音乐学院教授、北京国际电子音乐节艺术总监张小夫

□ 本报记者 蒲 波



“声影·中国”北京巡演,艺术总监张小夫演出现场介绍24声道全景声电子音乐

乐真正作为国家品牌走出去。

这次北京四地巡演,我们专门选择了非音乐类院校,希望让更广阔的青年群体来检验我们的努力。电子音乐是学术性比较强、比较前卫的音乐形式。一开始,我们也担心观众接受起来有障碍,结果发现,年轻人还是比较喜欢的。这和我们选择的曲目,音乐语言没有过于复杂、更容易进入社会层面有关。此外,高校学生正处于渴求新知识的人生阶段,对新的艺术形式也比较容易接受。像北航的很多博士生对我们的节目中科技含量比较重的作品特别喜爱。

记者:中国的电子音乐发展到现在历经三代音乐人,您觉得第三代电子音乐作曲家有怎样的总体特征?

张小夫:如今,我们第三代电子音乐作曲家基本上都是专业音乐院校的在读博士或者刚毕业的博士、硕士,年龄都在30岁左右,充满朝气。视野开阔,接受新事物没有障碍,也经常有出国演出机会。而且,我们每年都有北京国际电子音乐节这样的交流

平台和窗口,能与很多国外一流的音乐家近距离交流。目前,我们的电子音乐水平跟国际前沿已经不相上下,现在或者说未来最希望做的事就是把电子音乐这种西方艺术形式赋予中国特色——从声音的选择、展开的手法等方面体现中国情怀、中国精神,而不是洋腔洋调。不管是作曲家还是演奏家,都要坚持在艺术上不断创新,而不是跟在别人后面亦步亦趋。

另外观众也是需要培养的。现在,音乐受众对于电子音乐的理解可能还只是停留在流行音乐的层面,其实电子音乐有很强的艺术性和探索性。如何让高在云端的探索性的电子音乐更多地走到普通听众的欣赏层面呢?这需要一个过程,这个过程需要我们不懈努力,如影视音乐、电声流行音乐;第三层是老百姓在家就能自娱自乐,利用电脑、合成器来玩音乐。我们正

抽象的,是音乐意象的视觉化传递。音乐家自己做视觉影像是一种跨学科、跨领域的创作,需要有高度的视觉审美修养。目前多媒体电子音乐的创作形成了两种模式:一是音乐家自己做影像,这又对视觉影像专业的作者提出了较高的音乐素养要求。因为这些视觉影像不是简单的影像堆砌,而是按照音乐的主题、节奏和韵律来组织和处理,与音乐形成浑然一体的感觉,产生一种视听一体的艺术合力,近20年来,多媒体电子音乐已经形成较为成熟的新音乐样态。

记者:电子音乐又叫计算机音乐,那在人才培养方面有怎样的考虑呢?

张小夫:目前,中央音乐学院电子音乐方向的学生主要还是来自于传统音乐领域,课程中会配置计算机技术等相关课程。国外像斯坦福大学等高校所做的电子音乐更侧重底层技术研究,而我们是偏音乐创作。他们以技术为主,音乐为辅;我们以音乐为主,技术为支撑。下阶段,中央音乐学院也着手研究音乐人工智能,这方面招生的学生就几乎都是理工科或者计算机教育背景的学生了。

现在音乐的发展对人才培养是一个很大的挑战。随着科技的发展,音乐也不可避免地需要与科技相融合。我们要努力去扩展音乐的各种可能性,有些扩展可能是革命性的。总之,不管是怎样的艺术形式,终究要探寻跨界结合的可能性,形成一种艺术创新的合力,成为这个时代的一种潮流或者趋势。艺术的生命在于创新,不同的时代会有不同的声音和不同的音乐,作曲家不能原地踏步,要不断奋力前行,开创新的音乐空间。

